

新編戲曲的浪漫篇章—《仲夏夜之夢》戲曲版編導闡述

The Romantic Play of New Developing Chinese Opera

—An Elucidation of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文／張旭南

前言

在西方人眼中，《仲夏夜之夢》是莎翁喜劇中最令人開心的喜劇，有著青春浪漫的風情、如夢似幻的色彩。十九世紀著名的英國散文家兼劇評家 William Hazlitt (1778-1830) 曾在他的評論中提到「讀起這個劇本，好像在月下林間散步；劇中敘述片段之甜美芬芳，正如花叢之香氣襲人。」¹在在顯示此劇充滿著浪漫與自由的氣息，引人入勝。的確，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一直被戲劇界視為浪漫主義的代表作品，無論是研究或是演出，它既有的夢幻色彩，追求人類自然情感與本能行為的意涵，使得此劇廣受歡迎，搬演無數，成為世界經典，也從西方的劇場跨向東方的舞臺。

莎翁戲劇的特色在於構思自然且富於詩意，充滿著許多想像與表現的空間，不同的人對他的作品即有不同的體會。所以他的戲是專為演出用的，而非僅閱讀所能窺見其迷人風采。編者借莎翁此一詩意盎然的浪漫喜劇，作戲曲的舞臺實踐，也希望從其中發現戲曲中更多現代實驗的可能。本文提出新編戲曲《仲夏夜之夢》之編導闡述，其中分就原著探源、創作概念及劇本分析及構想等三部份作一論述。

壹、原著探源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根據史料顯示，《仲夏夜之夢》初刊於 1600 年，但正確的著作完成及演出年代卻不可考。許多研究者據莎翁的寫作風格來推斷，可能是在 1595-7 年間，因此大多以 1595 年為《仲》劇初演日期。《仲》劇是莎翁早期喜劇作品，劇名即很適切地描述了此劇的內容。根據梁實秋先生的譯本記載，「在英國，仲夏日為六月二十四日，即聖約翰節，習俗是演劇作樂。」因此推算此劇可能是為節慶而演出，甚或與劇中所提到「五月節的慶祝」有關。

綜觀各項資料看來，《仲夏夜之夢》初演之後，幾乎束之高閣，僅有幾次被改編作為綜藝晚會的方式演出，還加入了許多的舞蹈、歌唱，原著中的詞句已不見全貌。一直到十八世紀西方浪漫主義的興起下，擁有著神話與幻象色彩的《仲夏夜之夢》才

¹ 見楊世彭名劇譯導版本系列《仲夏夜之夢》原著莎士比亞(初版,台北市,貓頭鷹,,2001,)導賞,38 頁; William Hazlitt, *The 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 2nd edition (London: Taylor & Hesse, 1818); in *The Signet Classic Shakespear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edited by Wolfgang Clemen (New York, 1963), p.134.

又引起注意，從此被視為莎士比亞的劇集中，最具浪漫主義色彩的代表作。此後，此劇雖常演出，但重心卻放在音樂的鋪陳，反倒減弱了戲劇的過程。真正接近莎翁原著面貌的《仲夏夜之夢》，一直遲至二十世紀才完整搬上舞臺，從此，無論在劇場、電影、歌劇或舞蹈，《仲夏夜之夢》便傳唱至今，走進了世界的舞臺。

《仲夏夜之夢》在莎士比亞的生花妙筆下，充滿了幻想和豐富的生命力。原著中有三個故事穿插，提西阿斯公爵與兩對雅典情人的故事，附帶著一套神仙的故事，和一群丑角扮演皮拉摩斯與提斯璧插劇的故事。莎士比亞筆下的情侶，行為都是不受理智所約束，因此《仲夏夜之夢》中，在作者的安排下，「愛情」就是造成劇中幾對情侶，失去理智，行徑荒誕的主因，最後還要靠仙界人物出來仲裁，才能解釋清楚。莎士比亞可能是最早運用「戲中戲」的手法置入劇中，除了《仲夏夜之夢》，《哈姆雷特》也是其一。《仲》劇的「戲中戲」是幽默與滑稽的主要來源，也是界定劇中人物「階級」與「語彙」的重要對比。

原著中傳遞著歡樂的氣氛，欣賞此劇，正如同梁實秋先生的譯本記載所提：

仲夏夜夢是想像一場狂歡，我們應該以快樂的心情去欣賞他，我們若是想要從這戲裡尋求什麼意義，發覺什麼「意識」「思想」，我們不免要受線團的那句奚落：「如果有人想解釋這個夢，他便是個蠢驢。」²

貳、創作概念 Conceptual ideas

《仲》劇原著中有著龐大的人物關係及三面向的情節發展，因此編者依據現有的狀況以及製作預算方面作整體的考量，將漫長的敘事情節濃縮到最集中，將繁雜的人物關係簡化到最單純的演出。。

在改編的過程中，為適應戲曲的演出，有多處與原著不同：如戲曲版中刻意模糊時代及地域，但呈現的是東方的世界；因背景的轉化，人物也隨之變更；劇本結構重整，原著分五幕十景，因情節的濃縮，重整為八場，前後有序曲及尾聲；戲曲本中所需的唱詞無法盡數謀合莎士比亞優美的無韻詩，因此改寫比例約佔 80%；「戲中戲」部分，因人物的變更，重新設計橋段與對白。改編戲曲後的《仲夏夜之夢》以嶄新的面貌出發，現將主要創作概念分述如下：

一、關於主題

製造浪漫與歡笑是本次改編本最單純的意念，但是透過情侶們對愛情的追求與精

² 梁實秋譯《仲夏夜之夢》，(二版,台北市,遠東,民 80)序,15 頁

靈捉狹的行為，來表達愛情的多變和脆弱，是本劇中的重要旨趣。

二、關於演劇形式

新編戲曲《仲夏夜之夢》是一齣融合皮黃〈京〉、梆子〈豫〉以及民謠風多元音樂風格的「輕歌劇」型態喜劇，結合情境的處理，鑄鑄了戲曲音樂、現代語彙、話劇表演型態以及超現實視覺意象等四種元素，呈現出有別於傳統寫意的現代戲曲實驗的小品。

三、關於風格式樣

全劇營造一股如夢似真，如真似夢的氛圍，輕盈浪漫的基調，奇幻色彩的塗抹，建立出人類現實與精靈幻境的兩個層面。在美術的經營上嘗試用現代的元素去塑造古典的精神與色彩，創造出具有多元層次的視覺意象，賦予「輕」、「靈」的整體藝術形象與風格。

四、關於人物

基於改編本時代背景的轉換，人物亦隨之重新設計，為了突顯不同身分的主要角色，因此藉諧音來表現人物身分，如貴族的女兒就叫千金、明珠之類；女主角的情人叫秦郎；有錢的追求者就稱孔方君〈孔方為古代錢幣之稱〉；老呂的外號叫老驢，為他後來變成驢頭作一伏筆；撲克改為僕克，同音不同字，視為仙王心腹僕傭之人。凡此總總...有所不同。茲將改編本的人物作以下之介紹，並註明原著中的人物作一對照。

新編戲曲《仲夏夜之夢》人物表

千 金：地方望族的女兒，與秦郎相戀。（原著中稱荷米亞 Hermia）

明 珠：千金的好友，苦戀孔方君。（原著中稱海蓮娜 Helena）

秦 郎：與千金兩情相悅的書生型男子（原著中稱賴桑德 Lysander）

孔方君：家財萬貫一心追求千金的男子（原著中稱狄米奇 Demetrius）

老 呂〈驢頭〉：戲中戲裡飾演男主角卻被精靈僕克變成驢頭（原著中稱線團 Bottom，為一織工。）

老 闆：戲中戲的編導（原著中稱木楔 Quince，為一木匠。）

臨時戲班人員：老陳、小趙（原著中稱簡潔 Snug 細木匠、笛子 Flute 修風箱匠、壺嘴 Snout 補鍋匠、瘦鬼 Starveling 裁縫匠）

仙 王：掌管仙界精靈之王（原著中稱奧伯龍 Oberon）

仙 后：仙王之妻（原著中稱鐵達尼亞 Titania）

精靈僕克：仙王的弄臣及跟班（原著中稱撲克 Puck）

精靈仙兒：隨侍仙后的女子（原著中稱豌豆花 Pease-blossom 或小仙）

精靈群（原著中稱蜘蛛網 Cobweb、蛾子 Moth、芥子 Mustard-seed 等小仙）

另原著中尚有提西阿斯（Theseus）公爵、義濟阿斯（Egeus）荷米亞的父親、希波利塔（Hippolyta）提西阿斯訂婚的阿馬松女王、菲婁斯特雷特（Philostrate）提西阿斯的宴樂總管以及其他隨侍仙王仙后的小仙與公爵的隨從等未登場。

五、關於音樂

《仲》劇的音樂是由大陸人士費玉平先生與國內專業人士王興中先生合作完成，全劇主要基調還是以費玉平先生的創作為主。費先生現為中國戲曲學院音樂系作曲教研室副教授，長期從事作曲創作、教學、理論研究及京胡伴奏工作；王興中先生是臺灣戲專國劇團的京胡琴師，此次也是他第一次接觸音樂設計的工作。

“輕快”、“流暢”是全劇音樂主要的調性，配合序曲與尾聲的唱段，運用現代戲曲中「一曲貫穿全劇」³的創作手法塑立全劇主題音樂風格，並隨著劇情發展，配合作樂，掌握節奏，渲染氣氛。本劇音樂設計出京劇、豫劇以及民歌不同的聲腔與歌謠風貌，交互融合在唱腔中，所有西皮、二黃及梆子腔採變體方式演唱，如第一場千金「南梆子導板」引上唱段為「變體二六」、明珠的唱段為「二黃變體原板」、第三場精靈僕克的唱腔「反二黃清江引二六」；又如第七場結合了「高撥子」各板式與河南梆子風格的「豫西二八板」的混合演唱；仙后的「二黃原板」唱段銜接著少見的「垛板」、「滾板」等的唱腔，各式變體的板腔豐富了《仲》劇的音樂性，也呈現了多元的戲曲音樂特色。

六、關於舞臺佈景、燈光

《仲》劇的舞臺與燈光設計是劇場藝術科林宜毓老師的作品。傳統戲曲的寫意風格，是戲曲精粹的最高展現，《仲》劇也是在寫意的基礎上，嘗試開發新的舞臺形貌。近代的舞臺通常都以分場佈景及平台來作舞臺層次、地位的區分，《仲》劇則有別以往，採「一景到底」的方式呈現劇中「森林」的主要場景。舞臺上以線條及形狀來作區隔，利用直線形的立桿象徵樹林，桿頂銜接大型葉片，宛若林蔭深處的景緻；舞臺表面為一體成型的斜坡，象徵林間高低起伏的路面，如同劇中所暗喻的意涵：「愛情之路到處不平坦」；整體以簡潔的線條、乾淨的色彩為元

³ 見朱紹玉撰述之〈探索戲曲音樂改革的新途徑〉一文，《兩岸傳統戲曲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正文化中心，1996。

素，試圖表現詩意浪漫的現代風格以及開放、流動的無限時空。代表樹林的立桿並可結合表演，是屬於人類的依靠處，也是精靈穿梭的地盤。理想上，精靈僕克需在其中的實桿上表演一些技巧性動作，展現其靈活、淘氣、調皮的個性。此外，燈光的運用創造了《仲》劇白晝與夜晚不同的森林景象，白晝的森林呈現清新爽朗的畫面，晚景則表現了月光森林的迷濛氣氛，舞臺景象隨著演員的表演而產生意境與時空的轉換。

七、關於服裝造型

《仲》的服裝造型是邀請到國內著名的資深服裝設計家林璟如女士設計。《仲》劇的服裝概念呼應整體舞臺形象，以白色為基調，分為兩層次：人類的部分為米白色，利用布料素材區分貴族與平民階級；精靈界則以純白為底，外有亮質紗罩，配合燈光效果時，精靈的白色可產生反光作用或色彩的變換，塑造精靈跳躍、輕盈的形象。同時，服裝上製紋式圖樣，具有東方的精神；旦角的服裝與水袖一體成型，既突出美感又可輔助表演；精靈的配件上設計長短不一的穗子，繫於身上提供多重表演；頭飾上線條簡單，配合整體造型予人簡潔清爽之感；臉部化妝以紅色為底，以不同區塊的妝法，區分出人類與精靈的不同；老呂的驢頭以鐵絲纏繞成驢頭的形狀，相當抽象擬神。整體來說，服裝造型並未限定時代與地域之別，但色彩與質材的運用深具現代氣息，為人物形象上創造出無限的想像空間。

參、劇本分析及構想 Script Analysis

新編戲曲的《仲夏夜之夢》的劇情大致依原著發展，以「情節的設計」⁴為主的喜劇形式，採多重線索交叉進行：一為千金、秦郎、明珠、孔方君四人糾纏的愛情，二為仙王、仙后的衝突及設計，三是「戲中戲」，一群滿懷熱情的臨時戲班人員的排演行為，其滑稽逗趣的行徑具有舞臺疏離效果的作用，在表演上強調擺脫程式色彩，朝向話劇型態為主。本段就分場大綱作一介紹及分析：

【序曲】

由黃昏進入月光森林的景象，精靈如繁星點點一般出現，靈活輕巧的身影穿梭林間，開篇即營造森林中精靈世界的迷離幻境。

【第一場】

⁴ 喜劇階梯〈ladder of comedy〉為湯普生 Alan Reynolds Thompson 所創喜劇觀念，見其所著 *The Anatomy of the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6。

表現千金與秦郎為愛出走的心意與決定，明珠深羨千金的境遇卻苦惱於自己的愛情。開場點出女性對愛情追求的毅力與決心，毫無理性與不擇手段。

【第二場】

戲班人員聚會，老闆告知戲班演出的機會以及角色的分派。本場為一鋪陳作用，簡短迅速，表現實務排演前的準備階段。

【第三場】

本場有四段重點，第一段高唱「精靈歌兒響，大地隔塵囂，精靈歌兒響，萬物樂淘淘。」表現精靈世界的歡樂自如，第二段在仙王、仙后來臨後，風雲變色。第三段孔方君和明珠的追逐，第四段以表演為重，仙王對仙后滴上「魔力花汁」。本場是全劇中佔篇幅較大一段，表現完整的精靈國界的人物關係，以及劇情後續發展的主因。

第一段在精靈們歌舞後，僕克被眾精靈揭開身分。

第二段描述仙王與仙后長期以來相處不佳，近來更為爭奪凡童的小事爭吵，如果上述人界代表著愛情追求的階段，而仙王和仙后即代表了進入婚姻後實質關係的呈現。

第三段中精靈甦醒的森林突然闖入了尋找千金的孔方君以及苦苦追求的明珠，仙王在親眼目睹孔方君的絕情後，竟起惻隱之心。命僕克用花汁幫助那傷心的女孩得到情人。對於人類的感情，仙王是旁觀者，有成其好事之意，對於自己，身為當局者，仍跳不出對仙后感情的漩渦。

第四段在表演動作中，表現仙王執意施以把戲，作弄仙后。

【第四場】

美夢的幻滅…。千金與秦郎迷失在森林中，決定先休息一宿等天亮再行路，兩人正進入夢中，糊塗的僕克搞錯了人，滴錯了花汁，秦郎愛上了明珠，就在這個晚上，千金的美夢幻滅了…。

【第五場】

本場有兩個重點，一是表現藉著「戲中戲」的插科打諢來表現一個戲劇排演的過程。戲班為了保密演出內容，大夥兒到了森林排演，老闆被老呂的狀況外，搞的七葷八素，而大夥兒的吵鬧也搞的精靈僕克火大了，施以把戲惡整老呂，老呂變成一個驢頭了。僕克：〈民歌風〉天上一顆星，地下一個人，星照人，人瞧星，一閃一閃人變形。

二是沒想到，被吵醒的仙后竟然…「愛情真是沒什麼道理」！

【第六場】

本場開始進入劇的核心，表現愛情失序的現象。在僕克的陰錯陽差下，仙后愛上了驢

頭，秦郎愛上明珠，仙王察覺不妙，趕緊讓孔方君愛上明珠，結果兩男追一女，玩起了大風吹，所有的一切都搞亂了，氣的仙王大叫…

仙王：這下亂了套了。

※四人追逐拉扯，仙王和僕克穿梭其間，不知如何是好。

僕克：嘿！〈反二黃清江引二六〉原想成人之美當月老，沒料狗拿耗子亂了套，
往前追呀往後跑，好事又幹壞呀，戲更好瞧！

【第七場】

原來「愛情」的表象是美麗的，真相卻脆弱的不堪一擊。仲夏的夜晚，對傷心的千金來說宛若冬季的酷寒…

而秦郎與孔方君為爭奪明珠開打、仙王使眾人昏睡。

【第八場】

在仙王和僕克的重新整理後，終於恢復一切正常，宛若大夢初醒。

老呂：…我做了一個夢，沒法兒解釋的夢，我覺得我好像是個…沒人能說是個什麼…

我覺得我好像有…又沒人能說有什麼。我的夢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夢？沒有人的眼曾聽見過，沒有人耳曾看見過，人的手不能嚐，口不能懂，心不會講…這個夢，無人能解…若有人想來解這一場夢啊！他肯定是頭蠢驢。

【尾聲】

愛情的無常，如夢般的虛幻，在愛情的國度裡，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最終，夢幻結束，在精靈的祝福聲中，洗滌青春的心靈。